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

咸豐四年。甲寅。十月。庚申。兩江總督怡良。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奏。查咆吟。嗲蓮。於九月二十六七兩日。先後駛回上海。並無動靜。惟聞咆酋有欲來謁見奴才吉爾杭阿之語。旋又聞已定於二十九日起碇回粵。不復前來。爾時尚未奉

到

上諭。不知天津查辦情形。恐有歧誤。奴才吉爾杭阿即將其欲來謁見之語。與之相約。於二十八日在公所接見。咆嗲二酋云。

蒙

欽差大臣崇。至天津會晤。止准三款。皆不關緊要。其重大事件。仍

未代奏。伊等不要再煩中華官憲為難。已將一切情形。奏
知該國王。俟回信到時。即當遵辦。現在不敢多事。亦無可
再議。並據將與臣崇綸等往來照會底稿。取出閱看。奴才吉
爾杭阿。見其所請各款。與在上海時呈遞節略。迥不相同。
向其詰詢。據稱。在上海所呈節略。係七月以前之事。迨伊
等遵
旨回至廣東。又奉國王之命。備敘條約。復來上海。即赴天津。是以
未能送閱。令伊等將條約呈與
欽差閱有。不為代奏。伊職已盡。此後如何辦理。伊等亦不敢擅專
等語。奴才吉爾杭阿。因該酋等每往來一次。必多添要求數

事。當又詰以上海欠稅。該酋等始稱飭商照數補完。並有

公使可以不繳舊稅必當追繳之語。言猶在耳。何以一至

天津。忽行請免。似此出爾反爾。尚復成何事體。咆酋輒稱

欽差大臣既不作主。伊等實屬無顏。舊稅既奉准免。亦無庸再提。

其詞似尚觖望。嗲酋言雖婉轉。亦不受商。惟稱細事不必

再議。但求另派

欽差大臣前來。商辦重事。以堅和好。不可遲至咸豐六年等語。奴才

吉爾杭阿當告以現在已經

欽差大臣酌覈具奏。與爾等貿易大有裨益。而於中華稅課不無

虧損。

大皇帝克己大度。懷柔遠人。至深且厚。若再代為瀆請。另派
欽差大臣。本部院身獲重譴。於爾等貿易。豪無裨益。辯論至兩時之久。據稱既不代奏。俟明年該國回信到時。再行照辦而散。而該酋等所謂重事。注意於入江貿易。並鴉片煙開禁納稅。此等悖謬之詞。奴才等惟有嚴詞拒絕。或可杜其覬覦之念。咆酋即於九月二十九日早。登舟起碇。嗲酋亦於十月初八日起程回粵。惟咈囒哂㖿酋尚無回粵之信。至咈夷貿易無多。兵力甚強。凡外夷用兵。無不借資其力。其在
中華之人。專以傳習天主教為事。意欲求在
京都建立天主堂。准其北上傳教。及周遊中土。已非一日。皆

因嚴拒而止。此次哥士耆之隨船北上。擅遞公文。未始意不在此。現在已未南回。尚未查實。

硃批。知道了。總宜事事鎮定。勿任其要求。尤在馭之以嚴。拒之以禮。彼夷人伎倆安所施耶。

乙丑。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奏。竊照上海逆匪之負嵎不下。皆由城外自東北洋涇濱迤南起。至西北三茅閣橋一帶。有各國夷商錯雜寄居。再三要約官兵勿至其地。以免槍礮誤傷其房屋人命。因而該逆轉藉夷房為藏身之固。一被官兵擊敗。即竄入夷房之後。官兵追至其地。夷兵即開槍轟擊。以致兵夷互爭。激成事端。幾將不可收拾。嗣即在

三茅閘橋。隨地形曲折。開挖濠溝一道。不准官兵越濠並不准各夷任聽逆匪藏躲。釁端雖息。而該逆之由小東門。北門。往來洋涇濱者。仍出入自如。我兵竟無從截擊。槍礮藥彈米糧食物之接濟。亦由此而進。八月間。浙江撫臣黃宗漢函知有籍隸甯波告假回籍之翰林院庶吉士張庭學。與在洋涇濱開張洋行之候選同知楊坊。素有親誼。可與商辦。奴才即飭委嘉定縣知縣吳煦。會同張庭學。楊坊。悉心籌度。於北門外沿河築牆。約五百餘丈。將橋梁道路一併堵截。則接濟可冀斷絕。該逆亦無從逃竄。惟該處切近城垣。非借資夷力。不能興辦。適嘆咈咪三國夷酋吧吟菩

由粵來滬。奴才當即照會該酋等轉飭各領事協力辦理。因咟嗲二酋已往天津。米領事嗎囉以該國水師官不遵辦理為詞。首先梗議。嘆領事啊喇嘓亦接踵效尤。惟咈夷咘酋及領事吔嘧梠終並無異詞。因將附近咈夷住處之洋涇濱迤南至將近北門之落紅橋一段。先行興築小東門一路之接濟。從此斷絕。咟酋等亦從天津南回。奴才又與當面要約。嗲酋身任其事。十月初三日定議。接築牆垣由咪咈二夷派兵看守。不准接濟火藥等項。並不准各夷私行進城。執知副賊目陳阿林假裝夷人。潛至夷館乞憐求援。並有欲搭咪夷船隻竄往他處之說。經吳煦等查知密稟。

奴才下令栘等。仍行潛回。奴才復思夷酋尚知假信假義。可以理折。而領事人等。皆奸狡百出。難以理喻。當飭乘嗲酋未去之時。晝夜攢辦。砌至北門大路三茅閣橋時。該夷擋口初七係禮拜之期。向不辦事。初八嗲酋登舟。須往送行。無兵看守。停工不辦。奴才當以三茅閣橋為咪夷聚居之所。即在北門城外。接濟既便。竄逸亦易。該夷如此刁難。若任嗲酋揚帆徑去。則該處斷難堵築。奴才即督同藍蔚雯。吳煦。向嗲酋面加詰詢。正在辯論之際。有該夷水師官手持撞槍子來云。官兵違令過濠。與賊接仗。以致槍子飛入夷房。應請查辦。至三茅閣橋。伊等已派兵看守。何以尚不見信。必

須築牆堵斷。其實所持槍子。係逆匪打入新砌牆垣之中。為夷兵攙空而得。有匠役在旁目擊。葉見此情形。不覺皆裂矣。詰以官兵違約越濠。自有軍法。逆賊恃爾等房屋為護符。何以並不驅逐。悊官兵而庇賊匪。其理安在。嗲酋見葉詞嚴義正。聲色俱厲。亦自知理屈。即稱但求以後兩不侵犯。此時請勿窮追。以敦和好。三茅閣橋道即堵斷。當即諭知該水師官遵照。並稱一切均須查照定章成約辦理。不准稍有違抗。該水師官即唯唯聽命。自定於初十日將三茅閣橋砌斷而去。葉因其言尚近情。亦稍加以顏色。探其意之所在。據云。前酋嗎吵唎回國時。極言中華烽煙四

起。楊逆據有江甯。已成分裂之勢。諄勸該國王另作計較。
該國王命伊前來察看情形。伊係初至中華。徧歷五口。及
江甯。鎮江。詳加查察。楊逆行為。直是強盜。不足與言。而中
華官憲民人勸導理法。方知
大皇帝是真命天子。伊即奏知該國王。竟欲助順效忠。是以遵
旨回粵。葉總督不與見面。纔赴天津。僅與
欽差大臣崇。匆匆一見。不能盡所欲言。又不肯將伊誠悃代為陳
奏。實無可如何。只得據實奏知該國王。待命而行。此實由
中之言等語。努即告以既知
大皇帝是真命天子。足見深明順逆。但爾來去不常。領事人等動

輒掣我之肘，以致逆賊苟延殘喘，未免敗壞爾國旗號。該酋答稱必當諄囑恪守成約，不准稍有逾越，即於初八日登舟回粵。初九日，該逆從小東門出城，沿城繞北門而至三茅閣橋，撲我營盤，一經官兵追擊，即退入夷房之後，吶喊作勢，誘我兵勇越濠勦捕，咪夷之兵以護夷房為名，持槍運礮以待。幸我兵咸遵軍令，僅止在濠西嚴陣以待，無一人越濠。初十日，委員人等集匠前赴三茅閣橋接築牆垣，咪夷又出攔阻，奴才當又行文該領事，嚴詞詰責，並飭藍蔚雯、吳煦將咧唎嗰嗎嚹傳至關署，詰以攔阻築牆之故，據稱三茅閣橋迤西牆垣尚未竣工，一俟砌至橋頭，即當

合龍堵塞。斷不敢再有異議。至夷兵之持槍運礮以待意在保守夷房。並非庇護賊匪。並遣其通事哮嗱㗎前來奴才營盤。重申前說。奴才當告以兵勇不越濠溝。必當如約。儻逆匪藏匿夷房左近。爾等不即驅逐。我不能不在隔濠開礮轟擊。儻爾等藉口尋釁。傷我兵勇。須知兵勇積忿已深。人思逞。莫謂我中華兵勇不敵爾等。見仗之後。再分曲直講理修好。爾等業已喫虧。現在我兵勇之不與爾等為難者。皆由本部院軍令所在。非本畏懼。爾等其熟思之。至三茅閣橋牆垣。姑如所請。准從迤西砌起。至中間合龍。令其傳諭嗎㗎。不得再有違誤。至十三日。將三茅閣橋堵砌合

龍。北門之援濟。亦可斷絕。尚有橋西數十丈。必須接築牆垣。該處係㗎夷出入之所。現亦定期開工。一俟完竣。即乘此機會。刻日進攻。惟查該夷包藏禍心。有利我中原多故乘間思逞之志。即如揚逆竄踞江甯後。該夷等往來江甯鎮江。已非一次。劉逆竊踞上海之處。各夷人數不多。兵亦無幾。安居於切近城垣之地。毫無驚擾。迨至我兵雲集。又請勿攻北門。留此空隙。以為接濟縱逃之地。然自今年八月以前。猶止暗中掣肘。百般要挾。是以犂不揣冒昧。有

欽派大臣前赴廣東查辦之請。蓋欲藉以羈縻。克復上海。再作計較也。乃自天津返擢後。吧酋但稱殊堪痛惜。並無多言。嗲

酋則竟明言。心懷兩端。其領事人等之與逆交通。更漸顯露。大有不受羈縻之勢。剛則頓起邊釁。柔則為所挾持。又慮另起波瀾。復效道光二十八年之故智。阻我海運。更屬不堪設法。至咈夷呵吐嗜。已隨船南回。請為清理松江府天主堂舊基。並求陝西釋放傳教人方姓。此外別無所求。咈酋咘囒咘嚨。已於十月十六日起碇回粵。就現在情形而論。惟該夷尚稱恭順。然犬羊之性。不足深恃。合並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吉爾杭阿奏。密陳上海各夷動靜。並現在募辦情形一摺。詳覽所奏。上海逆匪。大抵藉夷人為藏身之固。而該夷即以逆匪為挾制之端。故於我兵在北門外沿河築牆。夷酋則

陽為助順。而領事人等。則狡詐百出。種種阻撓。其實該夷與逆
匪暗相勾結。形跡已屬顯然。所稱助順效忠。毫不足信。此時惟
當督飭弁兵。實力進攻。迅圖攻克縣城。正不必借力於該夷。轉
令有所藉口。況逆匪占踞城池。萬無不進攻之理。豈能因夷人
刁難。逡巡觀望不前。該夷犬羊性成。畏強欺弱。若我軍畏首畏尾。
不特上海之匪。愈肆鴟張。即該夷亦必別生詭計。以現在情形
而論。與其用柔而為所挾持。轉不如用剛而使有所忌憚也。大
兵勦辦逆匪。名正言順。原與夷人毫無干涉。即北門一帶。亦係
中國土地。並非夷人疆界。儻竟敢顯然抗阻。則其曲在彼。亦非
釁自我開。正言曉諭。諒該夷亦不肯自敗成約。該撫此次稟報

攻剿情形。皆敷衍塞責。並無實際。若藉詞於夷人阻撓。不能力
破賊巢。貽誤之罪。豈能屢邀寬宥耶。
十一月。乙巳。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奉寄
諭。與俄夷分立界牌一事。遇便咨行薩納特衙門。於明年春融時。
在庫倫等候。再飭庫倫黑龍江屆時派員。與吉林委員。會同前
赴東海辦理等因。欽此。查會辦此案。黑龍江。吉林。相距甚遠。若
派員來恰。往返徒勞。且黑龍江將軍咨稱。界牌應自格爾
畢齊河源立起。現擬於明年五月初一日。會同辦理。先行
知照該夷。惟查庫倫。尚無行文薩納特衙門之案。自可咨
行俄國固畢爾那托爾。令其轉致薩納特衙門。一俟該夷

咨覆到時。再行知照該將軍。派員前往。

硃批。著照所奏。

德勒克多爾濟等又奏。接閱固畢爾那托爾來文。係該國吉那拉勒固畢爾那托爾木哩斐岳幅。咨行理藩院文書一封。求為轉致。遂以即行轉致等語咨覆。其夷使什沙木哩普等。仍行賞給緞疋磚茶等物。

德勒克多爾濟又奏。前因俄酋欲差人進京。有面稟理藩院之事。當令將原由飭委員聲明。嗣據該酋復稱。委員咱巴淩邑奇。現在患病。拏飭令另派可靠之員前來。以備詢問。茲據該酋文稱。委員咱巴淩邑奇。係專差赴京之員。並

非派往庫倫。礙難專擅。已將咨文轉送吉那拉勒等語。查

俄酋前稱派員進京。有面稟理藩院之事。委員現已患病。

茲復聲稱咱巴淩巴奇係專差赴京之員。並非派往庫倫。

礙難專擅。前後矛盾。奴才即行文令其另行派員前來。以備

詢問。該夷辭窮。支吾搪塞。本應催促。惟該夷不諳中國禮

路。亦難勒令前來。今該吉那拉勒木拉斐岳幅送來咨行

理藩院文一件。恐即專為此事。奴才擬請暫緩催問。伏候

訓示。謹將該酋來文呈

覽。

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據稱。我等謹遵敝國君飭諭。坐船由黑龍江前往東海毗連地界情由。業經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在案。本年四月十四日。由額爾口城起程後。經過月餘。於五月十八日。坐船由本西特呼勒克卡倫起程。計行二十日。於五月二十八日。行至黑龍江地方。惟時守城官並不知我等前來。因此我等即將行貴院文書。鈔給守城官閱看。即日起程。急向東行。何則。因謹遵敝國君飭諭。乘時到松阿哩江海口。預備外國等侵占。辦理兩國有益之事。我等妥辦後。即由陸路。於九月底。回至額爾口城。

到恰克圖地方。固畢業爾那托爾哼炳德爾呈稱。拆閱之

際。始知庫倫辦事大臣等。用許多悖理贅語。將 敝國君 親

放恰克圖地方之固畢業爾那托爾官員輕視。併將原文

一併咨呈前來。我等詳閱後。復與前與庫倫大臣咨行各

文。調取檢查。由固畢業爾哼炳德爾。四月十八日。咨行庫

倫大臣文稱。敝國君 曾經飭諭總理西畢哩雅等處吉納

喇爾固畢業爾那托爾木喇斐約幅。偶遇有事。即咨行

大清國將理藩院特飭薩納特衙門咨報外。我等謹遵此諭。將

此要文速咨北京。遣派大員。此官不久到此。即傳起程等

語。殺計庫倫大臣接到此文。理應即刻咨呈理藩院辦理。

詎庫倫大臣未報。徒然托故。將所委送文官員視為無干。咨覆圖畢業爾那托爾呼炳德爾。查咨文內稱。即道光三年內圖畢業爾那托爾策伊特哩業爾。差委數人。咨請前往照看住京之喇嘛學生。解送接濟口糧。由前任大臣請示大部。被部飭駁。復經大部未便請報。僅問自備資斧起程。牲口數目。行走月日。藉端推諉。查此等言語。係庫倫大臣。意欲以不相干之事支吾。譬如由 敝國有咨派理藩院差官之事。始終拘泥。是何居心。一味支吾。致將 敝國委員索斐業特呢額爾珀勒廓普呢額爾咱玻凌邑啟之差貽誤。後圖畢業爾那托爾呼炳德爾圖無可如何。將 敝國咨

文。由索斐業特呢額爾珀勒廓普呢額爾咱玻淩邑啟攜帶。照常派委本地官。送至庫倫大臣等。轉請由驛速送大部。將所委差員。住宿恰克圖。敬候赴京起程音信。已經月餘。業已回至額爾口城任所。庫倫大臣等。於六月十四日行文。送至恰克圖固畢業爾那托爾呼炳德爾。令珀勒普呢額爾咱玻淩邑啟。附近來至庫倫地方。吉訥喇爾固畢爾那托爾。曾將向伊口傳之事。在該貝子大臣前。當面詳問。惟珀勒廓普呢爾咱玻淩邑啟。當時身染重病。不能前往。特此由固畢業爾那托爾呼炳德爾。七月十八日行文併詳庫倫大臣等。咱玻淩邑啟之病甚重。何時病愈。實難

逆料。併吉訥喇爾固畢業爾那托爾於下月底由東海岸回來時。或庫倫。或采拔。可否派員。其權均不能自由等語。庫倫大臣等接到此文。於七月十七日。仍行文固畢業爾那托爾呼炳德爾。用許多虛言。悖理之至。竟將固畢業爾那托爾之任。輕視支吾。實屬有礙大義和好之道。其所虛言詞。凡為官者將一切公事。從未用矯情虛言辦理者。且固畢業爾那托爾。係本國微員。若不能來至庫倫地方。被大衆輕笑。致玷厥職等語。所謂詭譎者何。所謂虛言者何。究竟此即悖於道理。非所當行。吉訥喇爾固畢爾那托爾今將原文。特送貴部閱看。呈請曉諭庫倫大臣等嗣後斷

不可任用悖理言語。輕視敝國親派官員吉訥喇爾圖畢

素爾那杜爾。係慎重兩國和好之道。以期諸事和平。兩國

大有裨益。是以明白咨文。及敝國飭諭會同

大清國大臣等。將所交至今未定邊界事宜。行文理藩院。於何

時何處會同之處。立候回文。懍敝國俟應派官。亦由貴部

咨文接到後。再行辦理。為此咨行。

戊寅。

諭軍機大臣等。非據德勒克多爾濟遞到夷字。詳加披閱。因該大

臣咨行俄囉斯額爾口城文內。用有性情謊謬語言子虛字樣。

俄夷似有不悅之意。謹將原咨一併封送進呈。雖俄夷性本狡

猾。諸事從無實話。而該大臣於咨行文內。直書性情詭詐字樣。轉使俄夷有所藉口。殊屬非是。該夷以此言為恥。竟將原文駁回。其不悅之心。已屬顯然。德勒克多爾濟。在庫倫年久。於俄夷性情。素所深知。諸事諳練。此次因俄夷未將實情聲敘。咨駁辦理。不為無見。究係該大臣措辦失當。現在由理藩院咨行俄羅斯額爾口城。所有立牌及一切應辦文件。仍令遵照該大臣指示辦理矣。嗣後遇有此等文件。該大臣惟當秉公持平。遵照舊章辦理。斷不可使俄夷心生疑貳。致啟釁端。理藩院咨文文底。一併鈔給閱看。

給俄羅斯咨覆。

為咨覆事。非據貴國薩納特衙門文稱我國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接據爾國欲行遣使進京公文。藉端狡展。似不合宜。至分界立牌一事。於幾時在某處會辦。懇祈示覆等語。惟

大清國與貴國和好。二百年來。友誼可謂久矣。兩國一切遣使行文。均有定制。貴國所請。如果合宜。自應遵辦。若不合宜。斷難允准。此次欲遣人進京。赴理藩院。並未聲明緣由。該大臣不知原委。以為爾國使臣。仍係尋常事件。自應照例辦理。至該大臣有輕視爾國大臣之辭。亦因使臣並未聲明原委。本國大臣惟恐獲咎。不得已用曲盡之辭。並非有

心輕視。況兩國和好。必應遵照舊例。不可稍存嫌隙。嗣後如有應辦事件。仍照舊例商辦方妙。幸勿多疑。至分界立牌一事。已於本年八月。飭令庫倫辦事大臣。遇便知照爾國薩納特衙門。明年春融時。遣使赴庫倫等候。本院已將

原由轉奏

大皇帝矣。為此咨覆。

己丑。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葉名琛奏。據該夷酋等照會。即以本年閏七月初六日。係前定和約十二年屆滿之期。必須在臣署中相見。復行定議。臣當即照覆。或在省河。或在虎門。皆可接

見。至於署在城內。進城之說。已於六年前罷議。豈有反覆

再伸前說之理。旋即聞得該夷酋等。前赴廈門。寧波。上海

各口。察看貿易各事宜。迨至七月內。該夷酋等回粵。復來

照會。並遣小夷目來省。據稱。現有要事相商。必須先爲允

准。始可面遞。臣當即照覆。凡事循照條約舊章而行。何待

今日始行允准。儻其中稍有更易之處。一切均應奏明請

旨。斷非臣下所敢擅專。嗣後亦並不知所要求者何事。現聞該夷

酋等。又於八月內。復抵上海。傳聞有前赴天津之說。該夷

酋等。如果徑抵天津。無論所要求者何事。應請

敕下直隸總督。仍令該夷酋等。速行回粵。臣自當相機開導。設法

羈縻。以期仰慰

聖懷。

硃批。已有旨。

十二月。戊戌。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奏。在洋涇濱築牆。杜絕接濟。惟咈夷首先聽命。並無異詞。其故因該夷貿易不多。無所取利。城中傳習天主教之人。為賊所困。心有不甘也。咪夷則公然接濟。扶逆以為重。前此之違諭在三茅閣橋堵築牆垣。係迫於理勢不得不爾也。故牆垣甫經築起。而於打狗橋下。穵掘地道。穿牆而過。直通夷館後門之內。又任聽逆匪。在於切近該夷房屋處所。起築礮隄。轉藉口牆

外夷房無人看守。必得官為賠償。嘵嘵不已。經委員吳煦等查出地道。稟知奴才嚴詞詰責。始行釘堵。㗅夷執持兩端。既不阻撓築牆。亦不派兵看守。致有十月十九日夜。被賊推倒牆垣之事。其賊築礮隄。該三國互相推諉。皆不過問。奴才以礮隄雖切近咪夷房屋。而地勢灣環。一經我兵開礮轟擊。咈夷房屋首當其衝。因向咈夷提督啉呢嘀。告以該逆礮隄已成。我不能不開礮轟擊。爾國領事住處。適當其衝。應速遷移。以免受傷。且揆度該逆之意。必係爾首先築牆。逼慫於爾。欲假手於我。毀傷爾房屋人命。勿墮其計。該提督勃然怒云。非蒙提醒。幾為逆賊所算。求撥人夫二百

名。交其帶兵督夯將礮隄挈毀以破奸計而保夷館該逆

在城上放槍。其意殆欲擊我人夫。而傷及夷兵。更顧其慫

賁端遂成。嘆咪二夷。從中百計排解。不能挽回。詎又密遣

妥人。乘夜將該逆素恃為護符之咪夷房屋兩所。先後焚

燬。免為賊巢。該夷既莫從究詰火所由來。嘆夷則因該處

為我兵所不到之地。亦疑逆匪與夷為難。自顧聽憑官兵

由陳家橋一帶。進攻北門。不敢固執前約。

硃批。覽奏各情均悉。

諭軍機大臣等。吉爾杭阿奏。疊次攻剿逆匪一摺。嘶囒哂國提督

喍呃嘀。挈毀賊築礮隄。並開礮擊賊。是該夷與逆匪。釁隙已成。

原可乘機攻勦。惟夷人狡詐百出。城中尚有習教之人。且㗭咪兩夷。仍與賊通。此時駕馭之法。惟在因勢利導。斷不可專恃該夷之力。儻信任不疑。設夷情反覆。與城中匪徒。暗相勾結。轉恐墮其術中。該撫務督飭兵勇。剋日進攻。限於年內將上海縣城克復。若曠日持久。使蕞爾孤城。為賊久踞。該撫貽誤之罪。斷難倖邀寬宥也。

庚子。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奏。行文俄國設立界牌一事。自應即遵奏准文底咨行。惟詳查理藩院行薩納特衙門文底內。有已飭庫倫辦事大臣。咨行薩納特衙門於明年春融時。遣使在庫倫等候之語。與庫倫奏准文底

不符○行文外夷之件○似難歧異○應暫緩咨行○或
飭下理藩院更正○或如何
指示○敬候
命下○所有理藩院咨行薩納特衙門文書○暫存庫倫○俟奉有
諭旨○再行咨交○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奏○與俄夷立牌○所有各處派出委
員使臣等○可否遵照前奉諭旨○令其前赴格爾畢齊河一摺○此
案除黑龍江○吉林○委員富呢揚阿等○准其前赴格爾畢齊河聽
候外○其庫倫委員○俟俄夷使臣等○至庫倫邊界時○同赴格爾畢
齊河○公同商辦○再理藩院咨行俄囉斯薩納特衙門公文○著該

大臣立即咨行。

庚申。黑龍江將軍奕格奏。接准吉林將軍來咨。據該省差派與俄夷設立界牌之協領報呈。夷船由松花江順流至三姓停泊。占居六屯。蓋房造械。設立礮臺。復與唤夷打仗。不久夷人還有續兵前來等語。即飭嚴密訪查去後。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又稟。各處邊界。該夷並無續兵行動。亦無窺探別情。惟該署副都統呈請。該夷船由黑龍江順流而下。已經放過。儻明年江冰融化。該夷船再行經過。其時或可放行。抑或攔阻不容經過之處。呈請指示前來。若諭令攔阻。誠恐肇起釁端。若照本年准其經過。又不敢擅便。謹

奏請

旨○

諭軍機大臣等奕格奏俄囉斯船隻過境應否放行請旨遵辦等語○俄囉斯與別國往來○自應由外海行走○不能聽其取道內地○惟本年五月間○該國船隻過境○既經放行○此時若阻其歸路○該國不免藉口○又滋釁端○著奕格隨時查探○如該國前此經過之船○仍由黑龍江等處駛回○果於沿途地方○不致騷擾○即著聽其歸國○毋庸攔阻○若再有續來之船○並非前此經過船隻○即著妥為開導○告以內地江面○不能聽外國船隻任意往來○此後斷不可再從黑龍江行駛○致啟猜嫌○總以剴切曉諭○杜其將來為要○

又

諭朕聞俄羅斯建蓋銅廟一座。使用金瓦。並有糾約番衆欲搶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呼畢勒罕之意。或云有欲於別項呼圖克圖內。延請一人者。或云有蒙古人等。暗地潛往者。該處距庫倫較近。不知俄夷有無與庫倫行文。及該大臣於此事如何駁斥。究竟曾否咨覆等語。俄夷狡猾性成。近來每每尋釁。似此事關喇嘛蒙古尤為緊要。著德勒克多爾濟密查建蓋廟宇。究在何處。其欲搶呼圖克圖。是否屬實。據實具奏。斷不可露出驚駭。使俄夷生疑。致啟釁端。

閩浙總督王懿德。福建巡撫呂佺孫奏。准琉球國中山王

世子尚泰咨開○咸豐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有亞國提督○坐駕火輪船一隻○率同屬船二隻○一同到國○據通事口稱○本月十七日○在廣東香港地方○一齊開洋○隨風駕駛○直到琉球國○日後另有屬船三隻○即可到來等語○續於十二月二十六日○果有屬船二隻到來○據提督啟稱○要定正月初六日○攜帶官兵○進到王宮○面會王世子○暨大臣○以賀新禧等由○當即飭官再三懇求○在他八磨○與大臣相會行禮○該夷不肯應允○至初六日○果率兵卒闖進宮中○即飭大臣相會○該夷既行禮畢○默然引兵而歸○乃將小官一名○水手五名○上岸寄居○按取原留小官一十五名○並使唤人咱嚧哈

之妻子及通事錢文錡金善明等配搭屬船二隻於初十
十一等日先後開去一隻仍舊逗留不去十七日又有唤
人胃耳熱攜帶妻子坐駕海船一隻到來交代咱嚧吟上
岸同居一室該船未幾回去六月初七日又有提督坐駕
本船率同屬船一隻再來據提督啟稱此後或有亞國船
隻到來須要以禮相待一切在市什物許其收領所用薪
水亦收價供給若亞船遭風漂來損壞船隻總要地方官
遣人救命待有便船回籍或有人身故給地埋葬等由當
即飭官暫為應允該提督欣然接取所留小官一名水手
五名並搬載所藏煤炭又使唤人咱嚧吟搭駕屬船一隻

於二十一二十三等日。與前所留屬船。先後開去。此誠

皇上德威之所被。舉國感激無涯者也。至該夷人冒耳敦等。尚任意淹留。日用物件。需索甚多。以致國疲民苦。況强要投耶蘇教。騷擾不息。不知日後釀成何等禍患。憂慮深切。寢食難安。祈告諭咲酋。迅撥船隻。接取冒耳敦並眷屬人等歸籍。俾得安謐。臣等查咲夷啪嘚吟、攜眷久羈琉球。及亞夷兵船。屢次到彼騷擾。節經該國王世子顥請。求爲勸導。茲久羈琉球國之咲夷啪嘚吟等。及亞夷兵船。現在雖已撤回。復有咲夷冒耳敦等。又在琉球居住。肆行無忌。策欲强投耶蘇教。種種騷擾不息。既經該國王世子尚泰。再三顥

請。求為查辦。目應俯如所請。飛咨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臣葉名琛查照。就近察看情形。相機開導。勸

令喚商及早撥船徙回。以示懷柔。

硃批。知道了。

咸豐五年。乙卯。二月。甲午。閩浙總督王懿德。福建巡撫呂

佺孫奏。各國夷商。近多來閩貿販。惟茶市均在城外南臺

一帶。該領事官金執爾。以夷商來閩日眾。相離該領事居

處較遠。難以稽察彈壓。請租南臺天安寺嬰江臺後空曠

地基。建蓋公所。並請先租該處真如菴入官房屋。俾得移

居。其到閩貿易夷商。咸乞承租屋地。為儲貨棲身之所。租

約之上。請蓋地方官印信。以昭慎重。伏查和約內載領事

夷官。准居城邑。所有福州通市夷人住處。定在大橋以南。

租賃屋地。租價務求平允。華民不許勒索。夷商不許強租

等語。今遠夷向化而來。自應處以館舍。至租約內蓋用印

信。亦如民間稅契。以資信守起見。若不俯如所請。似不足

以示懷柔。第閩省民情。重財喜事。凡遇夷人議租屋地。無

不擡價居奇。該夷不甘掯勒。遂疊以有乖和好為詞。藉端

要挾。即如本年八月。暎商應完茶稅銀一萬四千餘兩。因

租屋未定。遷延三月。甫肯輸完。夷性靡常。動尋嫌隙。事關

民夷交涉。惟有恪守和約。以期兩得其平。茲查夷商喜唎

喊士林等。高氏人林森。洪起元。鄧廷啟。林瑞泉。周金榜等。承租大橋以南觀音井下亭街。暨番船浦中洲尾等處。屋地六所。均係兩願定租。現已立約。該領事所請天安寺雙江臺地基。亦與議明。每月納租錢五十千文。交與地方紳民。以充公用。此後續到夷商。如需租屋。當飭地方官一律妥為經理。

諭軍機大臣等。王懿德等奏夷商販茶。請准租屋居住一摺。福建省因茶販不通。暫開海禁。各國夷商多來貿販。該督撫為廣收茶稅。俯順輿情起見。准該夷領事。承租南臺天安寺雙江臺後空曠地基。並准夷商等。承租大橋以南觀音井下亭街等處屋

地六所為儲貨棲身之地係民夷兩便並立租約蓋用印信係照從前和約辦理該夷等向化遠來自應處以館舍用示懷柔惟民夷雜居必須嚴加約束且南臺一帶逼近省垣既已租與屋地著該督撫諭令該夷領事官金執爾等稽查彈壓務令本地居人相安無事免生嫌隙方為妥善其續到夷商需租房屋並著飭令該地方官一律辦理

乙未

諭軍機大臣等吉爾杭阿奏酌擬夷人獎賞並紳士捐輸善後經費各等語咈囒哂提督嗹呢嘓於官軍攻剿上海逆匪情殷助順吉爾杭阿請賞給該夷紬四卷銀一萬兩以示懷柔尚為妥

協。著即照所擬辦理。至松江係屬腹地。非上海可比。該處舊建
天主堂。現在僅存地基。是否因事有窒礙。於已建後復行燒燬。
自有前案可查。以及從前和約內。曾否議及。何以自道光二十
九年具呈後。迄今尚未定案。事關撫馭外夷。均著吉爾杭阿確
切查明具奏。候旨遵辦。

乙巳。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奏。現由俄夷遣使送
到該酋咨行理藩院公文一件。祈為轉遞。當繕具收到回
文。交來使攜回。謹將原文呈
覽。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本國薩納特衙門於前年六月十六日。上年

二月初六日。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公文。及本職上年四月十四日。並十月三十日。

咨文。均稱奉本國君諭旨。立界之事。責成本國畢爾那托

爾。會同貴處承辦委員。議定等語。業經聲明在案。昨據

大清國理藩院於咸豐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咨行本國薩納特

衙門公文。係答覆本處十月三十日咨文。並稱分界立牌

之事。本年八月間。已飭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

遇便行知薩納特衙門。俟明年春融時。派委使臣。前赴庫

倫聽候。此節本院已經聲明緣由。轉奏
大皇帝等語。額爾口城於本年二月初四日接奉。是月初七日。即由恰克圖圖畢爾那托爾遞到。並將庫倫辦事大臣十二月十九日咨文。一併送到。內稱會同商辦分界之事。由吉林。黑龍江。庫倫。三處委員。會同俄囉斯來使。在黑龍江吉林所屬之格爾畢齊河地方。俟冰泮時。於明年五月初一日。將如何設立界牌之事。互相商定等語。詳查理藩院文稱。係令本處於明年春融時。派委使臣。赴庫倫等候。乃庫倫大臣又稱。在黑龍江所屬之格爾畢齊河地方。於五月初一日。會同商定。是來文二件。已自不合。似此轇轕不清。

礙難陳奏。貴院亦必知悉。本國畢爾那托爾不得已仍備
咨文。懇祈貴院速為答覆。其回文請於二月二十日前後
送到額爾口城。如貴院不及行文。即以本年十月為止。蓋
暎夷軍興。必欲滋擾東海地方。並有直犯松花江海口之
意。上年夏間。該夷乘坐兵船六隻。來至東海。攻撲本國喀
木察特喀地方。經我兵逐出。本國人不惟不准滋擾本國
地方黎民。並念兩國二百年和好之道。期與
大清國利益。昨復降旨飭本國畢爾那托爾酌量派兵。配齊大
小礮位器械。趁此水路可行。迅速親赴東海。勦辦暎夷。職
即帶領重兵。載運軍器牲畜等件。復帶接濟東海兵船口

糧○俟水路可行○即乘船由黑龍江地方駛赴東海○以便遵照本國君諭旨辦理○十月始能旋回○貴部如有覆文○職亦可在松花江海口等候辦理○為此咨行○

戊申○吉林將軍景淳奏○添派佐領烏勒吉○隨同協領富尼揚阿帶兵十數名○由驛起程○先至齊齊哈爾城○守候庫倫差員○同往格爾必齊地方○與俄囉斯使者見面○再行前赴東海○會查地界○所有三處委員○及俄囉斯使者○隨帶兵役○約有四百員名○應用食物器具○及分賞赫哲物件○所需甚鉅○暫藉庫存捐輸等銀○先行墊用○仍飭委員酌量撙節○以杜虛糜○

硃批。知道了。再將墊用若干。據實奏聞。以杜含混。

庚戌。升任浙江巡撫黃宗漢奏。接准軍機大臣字寄有人

奏江蘇上海道吳健彰。通夷養賊等情。欽奉

上諭。著臣派員藉別項公事。馳赴上海。不動聲色。按照摺內所叅各情節。逐一訪查明確。據實馳奏。欽此。維時臣正在採買米石運津。尚未完竣。遵即委晏端書。以催雇海運為名。馳赴上海。詳慎確訪。又摘錄要款。寄與上海督勸之委員金華府知府石景芬。密令就近確查。先後據該委員等。密行稟覆。臣復與浙江紳商往來上海者。細採夷務賊情。旁加印證。如欽奉

飭查吳健彰與劉麗川同鄉。劉麗川起事時。該道首先得信。即攜眷寄居夷船。道庫存銀不下三四十萬兩。悉以遺賊。又與人在上海夥開旗昌行。賊匪城內糧食鉛彈。皆由此行接濟。近日賊匪每至船上。與該道會晤。仍行入城等因。臣據委員及紳商所開。該道實與劉麗川同鄉。平素往來甚為親密。上海辦理防堵。該道所募之勇。即係劉麗川管帶。劉麗川稔知道署存銀甚多。遂潛蓄異謀。句結練勇起事。八月初五蚤。該匪等擁眾直入道署。大肆劫掠。後有夷人進署。將該道及其眷屬擁護出城。奔避夷館。庫中存銀及內署私財。悉為賊有。上海之旗昌行。原係咪夷所開。此行開

張年久。而東夥則先後更易。現在所聞之夷商。與該道交好。銀錢亦多所往來。故上海未失守之先。咸有該道與夷夥開旗昌行之說。奸商之接濟賊匪。原不止旗昌一行。而旗昌之接濟。亦終不免。本年六月間。旗昌行即有鉛船一隻。裝鉛一百四十八條。由蘇運滬。道出東淞。臣委員在此防堵盤查。即經查出。慮其濟匪鉛彈。將鉛扣留。嗣據該道飭令旗昌取結存案。即行釋放。究竟此鉛運到。果係作為茶箱。或接濟賊匪。俱難憑信。至該道之與賊匪會晤。浙之官弁兵勇。在上海南營者。多有所聞。本年五月初三日。旗昌行門外。觀者如堵。眾口譁然。僉稱劉麗川與該道。俱進

旗昌行。由行後上火輪船會議。行門業已關閉。凡商於洋涇濱者。不問而知之。以上各情。皆為案中最關緊要。臣訪查所及有如此者。如欽奉

飭查該道所雇拖罾船勇。名為捐貲。實取償於關稅。本年春間。有廣東貨船到滬。因係該道舊識。免其納稅。約銀四萬餘兩。以致夷商不服。該道於關稅多少任意詳報。其隱匿銀兩。悉由海道運回原籍等因。除隱匿關稅銀兩。由海道運回原籍一節。徧查竟無所聞外。其該道所雇拖罾船勇。關係先行捐貲。由粵雇募而來。於上年春間初到滬時。將黃浦江賊船。全行焚擊。水路藉以肅清。復因案費無厭。不肯打

伙。該道撤退一半。以一半十五隻。與另雇之夾板船四隻。留守吳淞口。賊匪因不能由海逃竄。惟拖罟船勇。充頑性成。不惟上岸姦淫搶擄。民不堪其苦。該道前在城內所雇廣勇。既盡變為匪。其水路之船勇。又俱係廣人。大營每有攻城之舉。船勇與城內之匪。暗通信息。豫為準備。日人不能得手。其害實由於此。其上海關稅。自本年正月下旬開徵起。至三月初開。因有公平行夷商貨船。進關漏稅。該道與之舊交。既不示罰。僅令完一半之稅。故眾商皆不服。稅務因而中阻。迨各公使赴崑山謁見督臣怡良之後。始照舊完稅。以上合情節。臣飭查所及。又有如此者。至道庫存

銀。是否三四十萬。該道所雇拖帶船價。後來會否取償於關稅。並徵收關稅。有無捏報隱匿。此次滬城克復後。調查該道任內徵解簿冊。以及文報。方可得其多寡虛實。非探訪所能詳悉。其與咪夷夥開旗昌行。有無約據。由旗昌行上火輪船。與逆匪如何相見談論。貨船之漏稅。實有若干銀兩。種種與夷關涉。更非暗訪所能得其確憑。惟自該道罷斥之後。不惟撫臣吉爾杭阿與各夷正言讜論。多所折服。即浙江委員石景芬。具有忠勇之氣。亦為夷所敬重。甯波紳商庶吉士張庭學。捐納道楊坊。隨同撫臣委員。與各夷理論。即有成效。賊勢日形窮蹙。則吳健彰之罪狀。自難

逃

聖明洞察也。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有人奏。吳健彰通夷養賊各款。當降旨交怡良。吉爾杭阿。按照所參情節。逐一嚴審。定擬罪名具奏。並諭黃宗漢派員訪查。茲據黃宗漢奏稱。查明吳健彰。實與賊首劉麗川同鄉。該逆起事時。吳健彰眷屬奔避夷館。庫中存銀。悉為賊有。並與夷人影開旗昌行。及所雇船勇。俱係粵人。每有攻城之舉。往往漏洩。致船勇與滬城之匪。暗通信息各情。惟道庫存銀。是否三四十萬。吳健彰所雇拖罾船價。曾否於關稅取償。其徵收關稅。有無捏報隱匿。並與咪夷影開旗昌行。有無約據。其上

火輪船。與逆匪如何說論。貨船漏稅。實有若干銀兩。未得確據。

怡良近在蘇省。見聞切近。吉爾杭阿與吳健彰同在上海日久。

更難諉為不知。該道等聞已久。尚未據該督撫將原參各款查

明具奏。現在上海克復。所有應訊人證。不難傳集。著即逐款查

明。並此外有無別項劣蹟。一併確查。據實參奏。毋稍徇隱。原摺

著鈔給閱看。

癸丑。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德勒克多爾濟由報遞到夷字。詳加披閱。該

夷咨行理藩院文內。有本年春融時。派去使臣辦理立牌。究在

某處會商。懇請指明。迅速示知等語。已由理藩院行知俄羅斯

薩納特衙門。仍照前約。於本年春融時。遣使赴庫倫邊界地方。
會同該處委員。同往格爾畢齊河。會合吉林黑龍江委員商辦
矣。著吉林黑龍江將軍。庫倫辦事大臣等。務須計時各派委員。
前赴約定地方。秉公商辦。建立界牌。斷不可稍存偏袒。致令俄
羅斯藉口啟釁。理藩院咨行俄羅斯文底。若一併鈔給閱看。

給俄羅斯咨覆。

為咨覆事。昨據貴國東邊吉那喇勒固畢爾那托爾咨稱
接據理藩院文稱。令本處於明年春融時。派委使臣。前赴
庫倫聽候等語。嗣復據庫倫辦事大臣咨稱。在黑龍江所
屬之格爾畢齊河。於五月初一日。會同商定各等語。是來

文二件。已自不合等語。咨行前來。查分界立牌之事。我
大皇帝已於上年。諭令吉林等處委員。在黑龍江格爾畢齊河地方。等候貴國使臣等。於本年春融時。會同庫倫委員。同赴格爾畢齊河地方商辦在案。貴國接奉本部回文。自應仍照前約。於本年春融時。迅速派委使臣。前赴庫倫。與庫倫委員。同赴格爾畢齊河地方。會同吉林黑龍江委員商辦。惟我
大清國與貴國相交。一切應行展辦事件。照舊兩國咨商。以期有益。斷不可遲延耽誤也。為此咨覆。

三月。癸未。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奏。據恰克圖司

員稟報俄國瑪雨爾夷官因官事來署會晤言及去歲因
暎夷欲與俄國搆怨伊國固畢爾那托爾曾帶重兵至東
海與暎夷接仗擊壞暎夷兵船多隻擊斃兵丁多人同兵
時伊國王甚悅即委固畢爾那托爾辦理國中一切事務
並能酌定薩納特衙門應行要事該夷甚稱伊國固畢爾
那托爾明幹復又言及暎夷惟利是圖所有暎國情形盡
已訪聞初意原不止搆怨於俄國併欲與中國人尋釁且
在廣東等處幫助逆匪協濟火藥甚至欲開我兩國之好
伊國固畢爾那托爾因預防暎夷於一月內在後營調齊
重兵由彼處帶兵前往東海防堵俟固畢爾那托爾到來

時。或由京中派大臣一員會晤。或與庫倫辦事大臣相見。不然。俟到東海時。另派大臣一員。與之相見。以便商議。兩國有益要事。該司員當以不得輕視中國大臣等語。飭駁在案。隨即飭令該司員。面見該夷。告以中國大臣。向無越境與別國官員相見之例。如有應商要事。須將原委先行聲明。再為定議。似此等事件。礙難輕率具報等語。飭駁去後。復據該司員聲稱。因公事往見該夷。該夷業經遵照開導。該夷聲言既礙難轉報。應毋庸議等因。復行具稟前來。伏思該夷既欲帶兵前往。若俟業經入我邊之後。再行止駁。恐該夷藉端生事。可否即由理藩院行文阻止該夷。不得帶

兵前往。一面由黑龍江吉林兩處將軍。於各要隘加意防

範。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吉林將軍景淳。黑龍江將軍奕格等。昨據德

勒克多爾濟。由報遞到。據俄夷呈稱。現欲帶兵由搭界卡倫。前

往東海防堵暎夷等因一摺。俄囉斯性情狡猾。諸事從無實話。

不可不防。該將軍等接奉此旨。無論該夷是否前來。均當隨時

密防。如俄夷來至交界。總宜循照舊章。婉言拒絕。令其由外海

行走。斷不可由內海經過。更不可張皇洩露。使俄夷知覺。致生

枝節。

德勒克多爾濟又奏。遵查俄夷蓋造銅廟等事。據庫倫委

員會同恰克圖司員稟報恰克圖地方。每屆年節。向例約俄夷瑪雨爾等前來筵宴。茲藉同看該夷之便。該司員向瑪雨爾等閒談問及。始知伊國前後營有廟兩座。隨即前往看視。查得前營內有夷式廟房一所。週圍約有二百餘弓之大。廟房及鐘樓約高七八丈。復至後營。亦見有夷式舊廟一所。比前營廟房較小。此二處皆無用鍍金銅瓦蓋造之處。該司員復向夷人詢問。他處還有幾所廟房。有無鍍金銅瓦蓋造之廟。據夷人聲稱。伊國中惟此兩處廟大。其餘皆係小廟。並無鍍金銅廟等語。該司員旋即回署。再恰克圖附近一帶。並無番民。亦無欲行搶劫哲布尊丹巴

呼圖克圖等事。該蒙古等妄無私往俄夷境內之人。一併

稟報前來。又據派往黑龍江等處巡訪之協理台吉等稟

報。該處邊界卡所。俄夷俱屬安靜。並無建造銅廟之事。亦

無糾約番眾。行刼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舉等因。結報

前來。今庫倫堪布諾們罕等具結呈報前來。與恰克圖司

員等所報。大略相同。

硃批。覽。既無實據。則我斷不可先啟釁。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本年正月二十四日。據貴大臣咨稱。

貴國理藩院。因格爾畢齊河。至近海地方交界立牌。擬定令

職呈明上司。派委明幹可靠之員。帶領會說滿蒙話通事。
按期在恰克圖地方。等候前往格爾畢齊河等語。職即轉
詳木哩斐岳幅。嗣據劄交貴大臣咨文。與
貴國理藩院咨文比對。不惟令我國使臣。赴指出處所不同。
更與前年六月十一日。咨行理藩院分界公文不符。是以
本國畢爾那托爾將不符之處。迅速知照。是為至要。今將
咨行
貴國理藩院公文。派石沙木哩業幅等送去。將來由理藩院
將如何分界立牌。及派委大員之處。咨覆到時。再行照文
辦理。因敦和好。迅速知照。為此咨行。

給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事。

大清國與貴國和好。二百年來。友誼之道可謂久矣。凡兩國差人之往來。均有定例。斷難更改。此次貴國帶領重兵。乘船欲赴東海。防堵暎夷。係貴國有應辦之事。自應由外海行走。似不可由我國黑龍江吉林往來。惟

大清國與貴國相交。一切事均應循照舊章方好。庶可兩國有益。為此咨行。

戊子。兩江總督怡良。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奏。查咈蘭哂提督辣厄爾。首先助順。前經奴才吉爾杭阿。擬請賞綢四卷。並

賞給該國出力官兵銀一萬兩。奏蒙
允准。奴才吉爾杭阿復因該國領事伊擔往來奔走。亦有微勞足錄。
推廣
皇仁。並賞伊擔綢四卷。飭委署海防同知吳煦、恭齎賞項。發交該
夷。即據辣厄爾伊擔覆稱
上賜綢卷。謹已叩領。不勝榮耀。其賞兵銀一萬兩。謹敬封存洋行
俟奏知該國王。奉到回信。再行分給在案。至暎咭唎領事
阿利國。聽憑官兵築牆。劄營處所。係其所開馬路。頗覺整
齊。一經踐踏刨空。大半殘缺。奴才吉爾杭阿於撤兵後。給與
洋錢一千二百圓。令其自行修復。該夷究與咈蘭哂之助

順攻勦者。微有不同。且咪夷領事馬禮水師官鉢伯亦曾

帶兵攜礮相助築牆。賞之殊屬不值。不賞則暎咪咘三國

並列。暎咘二夷皆得邀

恩。獨該夷不與。恐其因觖望而另生枝節。臣等愚昧之見。阿利國

應請毋庸獎賞。再辣厄爾之首先助順。實由該國公史咘

爾咘隆在滬時。創成此議。臣吉爾杭阿已諭令辣厄爾傳

知咘爾咘隆。必將其深明順逆之處。奏明

大皇帝。蓋因夷性多疑。惟恐臣等壅於上聞也。再從逆奸夷先經

臣等獲正法者二名。暎咭唎副領事李泰國引領官兵在洋

涇濱夷行內。按戶搜拏。又在吳淞口。為李泰國開槍擊斃

者一名○又有一名搭坐夷船○逃至甯波○經甯紹台道段光清督飭暎咭唎住甯夷官○即時拴獲○押解來江○行至杭州地方病故一名○尚有一名解至上海○業已正法○

硃批○知道了○

四月○癸丑○吉林將軍景淳奏○俄夷越入黑龍江烏魯蘇木丹卡倫○業經占居闊吞屯地方○已行知三姓副都統圖欽將官兵勤加操練○不時按卡嚴密稽查○儻該夷由黑河口經過○務須善言阻斷○不可肇啟釁端○並派委防禦雙德前往該處襄辦防務○

硃批○知道了○

丙辰。黑龍江將軍奕格奏。據署黑龍江副都統協領富勒

洪阿呈報。由黑龍江。前往格爾畢齊河地方。與俄羅斯會

辦分立界牌之吉林黑龍江二省協領富呢揚阿吉爾哈

善等呈稱。於鄂勒蘇二地方。撞遇俄羅斯大小船八隻。帶

有槍礮等項軍器。由黑龍江而下。據俄羅斯木哩斐岳福

詐稱。前往東海。與唤咭唎打仗。先來大船十隻。續有來船

九十餘隻。並稱立牌之事。亦係伊承辦。由格爾畢齊河起

設立界牌。俟行至東海臨近於松花江口。再為商酌等語。

並將俄羅斯遞交字文。一併呈報前來。當經飛飭署副都

統富勒洪阿等。務照所奏

諭旨。向俄囉斯逐一開導。不准滋生事端。即飭令協領富尼揚阿
等馳赴格爾畢齊河。守候俄囉斯使者。及庫倫官弁。會同
辦理。並知會吉林將軍景淳。仍飭本屬各處會哨卡倫官
兵等。嚴加巡查。毋稍疏懈。又據富勒洪阿呈報。派往卡倫
處。探聽俄囉斯之驍騎校德克登布。與坐卡佐領烏清阿
等會遇俄囉斯船隻。當向詢問。該夷即將咨行理藩院公
文一角投遞。並稱情由皆在文內。即將該夷遞交公文。飛
咨理藩院。復據富勒洪阿呈稱。於吉爾堪處。遇見俄囉斯
船七隻。當即親見木哩斐岳幅。將欽奉
諭旨剴切曉諭。告以令其由外海行走。不准由內江行駛。據木哩

奕岳幅等云。乃係恭順取和之道。只求放過。並給字一紙。
徑行過去。詳閱該夷字內。俄囉斯固畢爾那托爾前往東
海松花江。防堵嘆夷。隨帶大船一百四隻。內有火輪船一
隻。由松花江海回來之火輪船二隻。前去小船五十隻。大
船上帶馬三百餘匹。牛三百餘隻。羊一百餘隻。男女六大
小八千餘名。大船上存槍礮等項軍器。傳事船一二隻。已
經過去船七隻外。仍有落後小船一百四十七隻。陸續就
到。大概至五月終可以到齊。懇祈放過。惟查該署副都統
所報。與該夷文內船數不符。且夷人性情詭詐。其言礙難
憑信。請

旨飭下理藩院行文該國令其遵照舊制仍由外海行駛

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事昨在黑龍江地方接奉貴部咸豐五年二月二
十日咨文即應迅速咨覆從前與
貴國大臣商辦分界一事本國君已飭木職辦理今因帶兵
赴黑龍江海口防堵敵人已於二月十八日由額爾口城
咨行貴部職亦願將分界之事速為辦理
貴國委員等應預赴松花江口職於九月間必可到彼職意
與
貴國相同循照兩國和好之道將此要事迅速辦理為此咨

行。

丁巳。

諭軍機大臣等。黑龍江將軍奕格奏。俄夷船隻。由黑龍江經過一摺。俄夷帶領夷眾。乘船裝載馬匹牛羊多隻軍器等項。因與唊夷相爭。闖入海口。由江行走。自應阻止。惟現在已有多船入境。若極力阻攔。難保不滋生事端。著奕格體察情形。其俄夷未到船隻。如能阻攔。固屬甚善。儻不能攔阻。惟當以正言曉諭。令其毋擾我境。並飭卡倫各員。妥為防守。毋令滋生事端。俄夷惟當告以嗣後遇事。均應遵照舊例。斷不可隨意妄為。俄夷原咨已交理藩院。咨覆俄囉斯薩納特衙門矣。

又

諭○寄諭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昨據奕格奏稱○俄夷乘船帶領多人○來至黑龍江等語○現在已將該夷不遵舊例○由理藩院○行知俄囉斯薩納特衙門矣○所有咨行文底○著一併鈔給閱看○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前因貴國帶領重兵○乘船欲赴東海○海防堵嘆夷○本院因與舊例不合○令兵船由外海行走○業經咨行貴國薩納特衙門在案○今貴國仍不遵舊例○竟坐船多隻○帶領多人○入我黑龍江邊界○自應阻止○惟

大清國與貴國和好。二百餘年。是以放行。並未阻止。實因體恤之故。嗣後貴國防堵嘆夷。欲往東海之時。務宜遵照舊例。由外海行走。不得自內海往來。凡遇此等事件。均俟薩納特衙門咨行理藩院聲明咨覆後。再為行走。斷不可似此率行經過也。為此咨行。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